

以笑遮死



文：安娜
設計：汶盲

《作死不離三兄弟》中有一個小支線，不起眼，但看過的人多半不會忘記：

學生 Joy 正在設計一架可附加攝錄機的直昇機，但不能夠依時完成，希望校長可以寬限，也順便好讓 Joy 的父親有時間預備火車票來觀看他的畢業典禮。

無情的校長 Virus 一口就拒絕了，還致電給 Joy 的父親說他的兒子已經不及格了，勸他可省回火車票。

萬念俱灰的 Joy 把未完成的直昇機掉進垃圾筒；但這一切都給 Rancho 看在眼內。Rancho 仗義替 Joy 趕快完成那輛攝錄直昇機，伴隨著這個段落的是一場大型歌舞，三個主角在校園內不同場景鬼馬地唱唱跳跳。

之後 Rancho 完成了那輛直昇機（這時歌聲還未停止），打算將直昇機駛到 Joy 的窗前給他驚喜；

直昇機徐徐上昇，駛到一樓窗前時大夥透過攝錄機的顯示屏看見 Chatur 只穿了一條內褲溫習（低俗但又 effective 的笑料），

再上到二樓 Joy 的住處，觀眾（與戲裏的主角）都從屏幕裏看到 Joy：但他是吊在天花板上，

他自殺了。

這個段落一方面示範了寶萊塢一道非常厲害的板斧：它的節奏與氣氛可以突然之間一百八十度大逆轉，但又不會令人覺得牽強堆砌，反而覺得它的安排是 work 的。同時，在一齣熱鬧非常的喜劇中，創作者兀然地將死亡 / 自殺的議題引入作品中。說實話，一般商業製作（不管是本土還是荷李活還是任何地方），哪個會如此大膽，用全片最悲傷、最愁雲慘霧的段落，緊接著全片其中一個最令人笑逐顏開的歌舞段落？這種拍攝的方法，在我看來，也可以對傳統生死概念的一個質詢。

看《作死不離三兄弟》不能只著眼一兩個個別突出的段落，它整個故事的劇本亦是非常完整而緊密，每一條安插的伏線都會在結尾精心地被解決，與故事其他地方相呼應，而且與全片題旨緊緊扣連。也許可以用學生 Joy 的自殺作例子：安排 Joy 自殺身亡，不是純粹只為煽情，其實「求死」的 undertone 本就籠罩全片。

《作》出場的人物不算特別多，但已經提及有四個人想 / 曾經自殺（校長 Virus 的兒子、Joy、Farhan、Raju），四個都是因學業壓力而尋死的。當然，我不能太武斷評論自殺問題或學業壓力在印度有多嚴重（但似乎是一個頗明顯的問題，最近我看過的一齣寶萊塢新片 Aarakshan，以校政鬥爭作題材，當中亦有提及學生因考不進一流學院而自殺）。



圖片來源自電影劇照)

《作死不離三兄弟》的死亡 / 自殺除了是生命的終結外，還明顯地多了一重含意，那就是死亡是一種逃避的方法。不論是 Joy 的羞愧還是 Farhan 的心灰意冷，死亡，說穿了還不過是拒絕去面對更大更嚴峻的難題。從主題上來說，Rancho 從代表的正正是一份不羈的活力、求生、求自由，這份動力恰好就與瀰漫全片的「死」之陰霾（包括校長 Virus 所代表的一成不變、死板僵化）對立。故此，在結局時 Rancho 與 Virus 和解，是透過 Rancho 替 Virus 的長女接生（因為惡劣的天氣到救護車無法到達，Rancho 被迫發揮他的科學本領替人接生）。這猶如象徵了不甘束縛的生命力壓倒了死規矩，一切意義都體現、聚結在那個初生嬰兒之上。Life against death，創意的勝利，這就是《作》所歌頌的。

片名：作死不離三兄弟 (3 Idiots)
導演：Rajkumar Hirani
主演：Aamir Khan, Madhavan, Mona Singh
上映日期：2011 年 9 月（香港）